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二

起丁亥唐太宗貞觀元年止己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凡二十三年

表例說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丁亥

唐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

春正月改元

宴羣臣 帝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

長樂王幼良 封十年爲涼州都督性粗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帝遣

芮公苑君璋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附 梁梁師都 永隆十一年先是稽胡大帥劉仚成以衆附師都因讒見殺羣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衰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畧故突厥盜

附 突厥 是歲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頡利可汗遣突利討之不勝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變更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冑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帝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刼幼良由閒道趣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

入朝拜安州都督芮國公食五百戶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永興子虞世南

隋世官秘書郎後為竇建德所

遣無寧歲帝知突厥政亂不能庇師都乃以書諭之不從於是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師都

蕃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疏薄宗族不用胡人貪冒多反覆不信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用度不足頡利重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帝惜其有功不之罪於殿庭賜絹數十匹或以為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誅之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獲帝滅建德引為府參軍轉記室及即位拜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以秘書監封縣子至八年再見

燕王 李藝 進封九年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殿帝左右至是將兵戍涇州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幽州統軍楊岌勒兵攻之藝衆潰將奔突厥

永寧男王珪

敘諸部由是內外離畔兵浸衰弱頡利恐王師乘其釁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

西突厥 初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昏於唐高祖遣高平王道立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六月封德彝卒　初帝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帝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帝以問德

左右斬之傳首長安

蔣公屈突通

初封蔣國公判陝東道行臺僕射鎮東都至是行臺廢授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諡忠子壽銓壽襲

梁大尉僧辯之孫父顗為北齊樂陵郡太守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時為太常治禮郎以季父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以

至國至是葉護進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獻萬釘寶細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葉護和親數遣兵入寇且聲言欲邀留公主葉護患之未克昏

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黙然帝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帝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以蕭瑀為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

爵　通素李綱薦累以清節顯遷太子中當從帝平允禮遇良薛仁果時厚太子與賊財用山帝攜隙高積諸將爭祖責珪不得之通獨能輔導流無所取高巂州帝即祖聞曰清位召為諫以本國名議大夫封定不虛特永寧縣男加賜賚卒至六年再後二子來見調共一馬槐徵言之帝故通之

大安男閻

薛延陀

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為最彊初役屬西突厥統葉護勢衰其酋長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及頡利政亂夷男反攻頡利弱之

忌與帝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帝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凡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帝不聽卒用之　時突厥連年飢饉內外離畔言事者多請擊之無忌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帝乃止

高士廉罷　坐寢王珪密奏也

九月庚戌朔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

清益顯云帝幸洛思通忠節復拜其少子銓果毅都尉賜粟帛郎其家

鄧公竇璡

隋末為扶風太守高祖兵起以郡歸國歷官秘書監封國公貞觀初遷將

立德

立德機巧有思初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歷將作少匠封縣男至二十三年再見

於是諸姓多叛突厥來歸者

鐵勒

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回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

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十二月蕭瑀免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

作大匠以修洛陽宮太侈免官後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謚安

新興公馬

三寶

初封新興縣男進爵為公至是卒謚忠

山陽公杜

樂安男孫

伏伽

隋世為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書言事高祖大悅欲以風示羣臣擢為治書侍御史帝即位封縣男至高宗顯慶三年再見

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臣附突厥其後突厥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彊云

回紇

隋曰韋紇其人驍強

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帝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多失舉措帝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

德俊

吳王伏威子伏威初歸款高祖封其子德後為山陽公後坐輔公祐反削籍帝知其寃至是詔復伏威官爵仍還德俊封

鄭公竇軌

安平男李

百藥

隋安平公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開皇中襲父爵楊素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諸書煬帝初李爵戎

初與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誅殺鐵勒諸部渠帥數百人紇乃與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

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時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帝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

復封二年自益州都督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為洛州都督辛子奉節尚永嘉公主

安邑公裴矩

封七年卒諡敬　矩幼孤及長好學有文

會稽後授建安郡丞會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史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嘗勸杜伏威朝京師伏威後悔遺書輔公祏使殺之公祏反或

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有時健俟斤若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推破故下皆畏附時健死部

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帝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　時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部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帝乘間擊之帝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藻智數北言百樂與齊時為高同反高祖平王文學大怒及平隋高祖平得伏威旨江左詔矩乃解揃賍廵撫嶺南涇州司户以功封開帝至涇州喜縣公煬召與語悅帝好勤遠之至是拜累矩揣合中書舍人其意撰西封安平縣域圖記三男至四年篇奏之誘再見高昌等國入朝凡破吐谷渾征

武陽男李

人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由是浸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來討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

高麗率皆矩啓之也然當宇文述虞世基用事時紀綱汨亂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纖聲世頗彌之入唐累遷民部尚書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於時云

大亮

大亮有文武才畧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釋之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大亮招亡

部人勢衆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啓盡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

密公封德彝徙封六年卒贈司空諡明 德彝名倫以字行資險佞内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

散撫貧瘠勸墾田間出擊盜所至輒平會胡賊大至大亮單馬諸營說其豪帥降之高祖聞之大悅擢金州總管府長史累功遷越州都督至是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

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府肺隱刺之亂數進忠業帝以為誠積賜累萬及高祖議廢立德彝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寢聞至十七年治書侍

授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至九年再見

信都男竇靜

高祖初入京授并州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

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議者謂德彝寵極生前而罪惡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諡以懲憸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諡為繆

省餽運歲收粟十萬斛進檢校并州大總管帝即位封縣男改夏州都督制邊有功帝嘗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諡肅子達槃爵

邢公劉政

會

封八年卒諡襄後追從渝國子玄慮襲爵尚南平公主

長道公姜謩

初從高祖平長安封縣公為秦州刺史撫

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至是卒謚安子確至十四年再見

黎公温大雅 高祖起兵時為記室參軍及即位遷黄門

侍郎隱太子圖亂帝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密畫多所嘉納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歲餘卒謚孝　弟大有為記室與大雅同掌機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

郡公卒謚敬

薛公長孫

順德

增封二年李孝常反坐與交削籍為民尋復爵邑未幾卒謚襄後追改邳國公

彭公王君廓

進封八年為幽州都督在州多不法徵入朝懼奔突厥為野人所殺追奪官爵

戊子

貞觀二年

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帝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盈滿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帝乃許之

蜀王恪	進封漢王三年徙王蜀不之國久乃為齊州都督至十年再見
譙公柴紹	進封霍國公十一年以平梁師都功徙封譙國卒謚襄長子哲
梁梁師都	永隆十二年唐劉旻表奏師都可取狀帝遣柴紹薛萬均討師
突厥	先是頡利可汗以弟泥步設為突利可汗建牙於幽州之北東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帝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内旱饑赦天下　關内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帝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若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

越王泰

嗣封衛王八年徙封越為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衛大將軍至十年再見

燕王祐

進封楚王三年徙封燕至十年再見

威襲爵次子令武尚巴陵公主別封襄陽郡公

巢公錢九隴

封郇國公七年改封巢卒諡勇

安吉公杜淹

都頡利來援紹逆戰破之遂圍朔方城中食盡師都從弟洛仁斬師都出降詔以梁地為夏州擢洛仁為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　梁亡

方之衆皆屬馬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騎離頡利因撻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唐由是陰欲叛頡利歸唐頡利又數

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豊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帝謂侍臣曰向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

楚王靈龜

先是以帝子寬嗣楚王智雲早卒國除至是又以濟南王世都子靈龜嗣封胜覲州刺史為政威嚴盜賊不發鑿永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卒子福

封三年卒諡襄子敬同襲爵海村辦多閒有美名隋世偽隱文帝惡之流嶺表赦還後累擢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房玄

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興表請入朝

西突厥

統葉護可汗負其彊不以恩結下衆多叛去伯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自立是為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

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

畿內蝗　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裴虔通除名流驩州　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煬帝故臣身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收民除名流驩州又詔宇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徙邊

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帝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杜淹卒

嗣降為公子次況嗣

衞王保定

先是以宜都王泰奉衞王玄霸祀至是泰既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卒無子國除

齡白帝引用之方參豫朝政時所薦贏四十人後皆知名然貴重於朝而無清白名獲譏當世云

弋陽公盧祖尚

封十年為瀛州刺史

弩矢畢部推況執莫賀設為可汗況執不可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禍亡在康居況執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請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帝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比來或護己之短或避私怨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帝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

帝以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阯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帝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命復其官蔭

旨於唐帝不許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

薛延陀

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夷男為可

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帝悅即出之

詔舉堪縣令者　帝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縣令者以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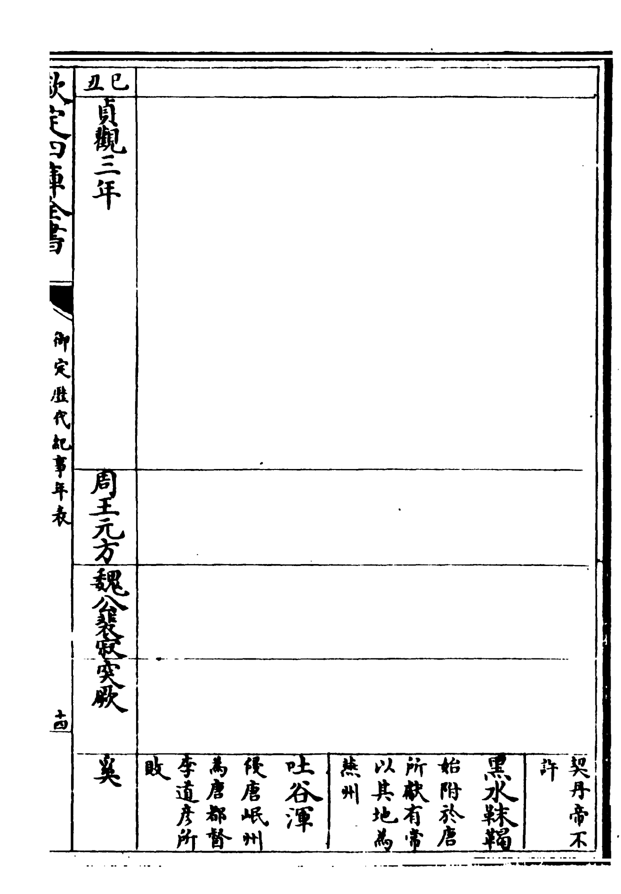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汗夷男不敢當唐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册拜夷男為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

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

契丹

部酋摩會帥部落降於唐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遣使請以梁師都易


己丑
貞觀三年
周王元方
魏公裴寂
突厥
奚
契丹帝不許
黑水靺鞨始附於唐所獻有常以其地為燕州
吐谷渾侵唐岷州為唐都督李道彥所敗

春正月耕籍東郊

裴寂卒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帝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帝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魏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

封九年卒無子國除

封十三年為司空坐與妖人交通免官帝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賄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會山羌作亂或言劫寂為主帝曰

頡利可汗聞薛延陀入貢懼遣使稱臣於朝請尚公主帝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乃命李靖統諸軍來討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降唐十一月侵河西為肅州

東胡種也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無賦入以射獵為貨喜戰鬬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是歲始朝於唐

契丹

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帝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　帝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矣帝曰善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奏表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帝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

寂當死我生之必然也既而聞寂帥家僮破賊帝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贈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

魯公 劉樹義 帝追復劉文靜官爵

刺史公孫武達等所敗已而又為任城王道宗所破　突利可汗入朝

回紇 頡利發菩薩始入朝獻方物

薛延陀 毗伽可汗夷男遣統

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

靺鞨 遣使入貢

東謝 酋長謝元深入朝

南謝 酋長謝強入朝　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

之鑒臨下俾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帝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駮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帝乃釋不問

三月帝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

以其子樹義襲封譙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黎陽公于志寧

隋末為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

特勒入貢帝賜以寶刀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

拔野古

一曰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於靺鞨帳戶六萬

州之西唐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

牂牁

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牁為牂州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

文何為乃釋之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茌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帝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帝即名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帝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

春官換元帥府記室至是為中書侍郎帝宴羣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縣公至十七年再見

兵萬人俗嗜獵射少耕稼風俗大抵鐵勒也至是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

僕骨

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驚難

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

撻乃是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
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
討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曰
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突
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
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常策朕
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常
策乎
杜如晦罷　以疾遜位故也
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時遠方
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
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
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
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

魏公房玄齡　進封邢國公四年更封魏至十一年再見

召率至是入朝

同羅　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至是入朝

白霫　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

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皆大姓也至是唐會州都督鄭元璹諭細封步賴舉部內屬唐帝璽詔慰撫步賴因入朝以其地爲軌州即授刺史其後諸酋

百二十餘萬口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帝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帝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僕固接地長患內屬閻袞二千以其地為里山繚其峆奉嶷遠外勝兵萬四州即首人至是入領拜刺史朝

渾　在諸部最南者是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內附

庚寅

貞觀四年

春二月李靖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

任城王道宗

代公李靖封永康縣

突厥

李靖進屯

汗遁走
以温彦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
蕭瑀參議朝政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
許之　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
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　如晦疾篤帝遣太
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帝語及
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
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
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至京師帝
御樓受俘數其罪而釋之館之太
僕廪賜甚厚上皇聞之歎曰漢高
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

進封九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同李靖破突厥獲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户還為刑部尚書至十一年再見

公十年以破突厥功進封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虞公温彦博

封西河郡公十三年武德中陷突厥帝即位突厥歸款得還累遷中書侍

惡陽猶夜襲頡利頡利大驚徙牙磧口靖遣諜離頡利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等以隋蕭后及楊政道降於唐頡利敗竄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請舉國内附帝詔

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

郎至是遷中書令封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蔡公杜如晦

進封五年卒贈司空諡成後因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子構位慈州刺

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慰撫之靖知儉在突厥頡利必安乃與李勣襲擊盡獲突厥之衆頡利得千里馬先走往依沙鉢羅部落將奔吐谷渾唐任城王道宗引兵來逼頡

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酋長皆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不服然後聞奏

加李靖光禄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

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帝曰朕録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

史次子荷尚城陽公主與太子承乾謀反誅構亦貶死嶺表

管公任瓌封十三年卒

郡公張公謹封定遠郡公五年為

利為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所獲漢南之地遂空　思結俟斤帥衆四萬降唐　突利可汗之入朝也帝禮待甚厚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户七百至是以為順州

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代州都督上言突厥可取狀帝然其謀使副李靖平突厥以功進封國公至六年再見

武昌公戴冑

初封武昌縣男至是以檢校吏

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子賀邏鶻嗣　突利弟欲谷設初奔高昌至是降唐　唐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閤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

部尚書參預朝政進爵郡公至七年再見

武安公諱萬徹

封武安縣公十三年從李靖討突厥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至十五年再見

始畢以為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蘇尼失獨不貳頡利以為小可汗頡利敗蘇尼失舉衆內附授北寧州都督右

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怏怏既為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以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西突厥部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竇公史大奈

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隋世同處羅可汗入朝從煬帝代遼積勞為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太原大奈提其

衛大將軍封懷德王又以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思摩者頡利族人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武德初數為使如唐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頡利敗諸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以李靖為右僕射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九月瘞長城南隋人暴骨禁芻牧於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從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東隸麾下從平長安賜姓史衆功擢右武衛大將軍封國公食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部皆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擒帝以為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德化郡王

西突厥

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

東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來歸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契丹

營州都督

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瀉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伊吾

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人驍悍土良沃勝兵千附於鐵勒隋末內屬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馬
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
臣下又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
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
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
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
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
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
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
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上謂
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
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
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
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
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

置伊吾郡
天下亂復
臣突厥至
是城主朝
於唐舉所
屬七城內
附詔以其
地為西伊
州

林邑

遣使入貢

高麗

王遣使如
唐賀平突

兵武備誠不可闕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厥并上封域圖

高昌

王麴文泰入朝禮賜甚厚先是國王伯雅隋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至是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

辛卯

貞觀五年

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鄫王元裕　以皇弟始封至十年再見

譙王元名　以皇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新昌公李綱　高祖平京師封縣公至是卒諡貞　綱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

斛薛　靈州斛薛為仕城王道宗所破

室韋　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國中也地

樂公主

龜茲　王蘇伐疊遣使入貢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内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寔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令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

魏公靈夔　以皇弟始封至十年再見

許王元祥　以皇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密王元曉　以皇弟始封至十年再見

人改馬初為周齊王憲參軍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綱孫安仁安靜亦俱以義烈顯自綱五世同居世稱李氏不衰

耿公馮盎

據黃龍北傍碧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國中無君長惟大酋號莫賀咄攝莞部衆而附於突厥至是始貢豐貂於唐

新羅

王真平獻美女二人

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屬俗奈何既奸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修洛陽宮　上欲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帝獵於後苑　上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

梁王愔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郯王惲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漢王貞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封十年自高州入朝宴賜甚厚未幾羅竇諸洞獠叛詔盎帥衆二萬為諸軍先鋒賊據險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敗走盎縱

於唐帝曰比林邑獻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付使者歸之真平卒死無子立真平女善德為王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賻物百段

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

晉王台

兵乘之斬

沐邑

少多資鐵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
賜又然泰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
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
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
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
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
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
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
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
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
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
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二月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党
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以皇子始封至十七年再見

申王慎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江王囂

以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首千餘級帝美其功貴賜不勝計令其子智戴還省盎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

獻五色鸚鵡詔付使者歸之

日本

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草茨屋左

制自今决死刑者皆覆奏决日撤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古者刑人君為之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録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又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内附　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令康國内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

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日本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官制十有二等國王姓阿每氏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至是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

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　盎有地方二千里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來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

康

求附於唐帝郤不受俄又遣使獻獅子獸帝珍其遠命虞世南

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壬辰

貞觀六年

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羣臣請封禪不已上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曰今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

鄧王元亨　封十三年為金州刺史卒於官謚悼無子國除

江王囂　封二年卒謚殤無後

永寧公王珪　封永興縣男六年進爵郡公至十三年再見

江公陳叔

突厥　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庭中久鬱鬱不自憀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帝見而憐之以虢州

焉耆　直京師西七千里而廣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戶四千勝兵二千

陛下將馬用之會河北數州大水
事遂寢
三月如九成宮　上幸九成宮避暑
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
制度畀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
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
也溫清之禮竊有未安願亟增修
大安以稱中外之望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
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
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
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
半楚淮陽令柰何資送公主反倍
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
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
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中宗神龍
初以吳王
恪孫禕為
嗣江王奉
營後

達
封十五年
貞觀初免
官至是起
為禮部尚
書尋被劾
以撒秩歸
第卒謚繆
久之更謚
忠

鄒公張公
謹
進封三年

地多麋鹿常役屬西
可以游獵突厥土宜
乃以為號泰有魚鹽
州刺史頡利係祝髮
利辭不願毡衣尚娛
往逸授右遊至是國
衛大將軍王龍突騎
賜美田宅支始遣使
朝唐初馬
耆入中國

西突厥
肆葉護可由磧路隋
汗發兵擊末閉塞道
薛延陀為由高昌突
薛延陀所騎支請復
敗肆葉護開磧路以
性猜狠信便往來帝

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悦

置三師官

夏四月鄖公張公謹卒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為襄州都督卒於官謚襄復追改鄖國公子大素大安孫排俱以文學歷顯秩

護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又忌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憂死國

許之由是高昌懷恨大掠焉耆邊境

于闐

距京師九千七百里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如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

人迎泥孰巧言迓大
於馬耆而喜事祆神
立之是為浮屠法然
咄陸可汗貌恭謹相
可汗父莫見皆跪凡
賀設本隸得問遺書
統葉護者戴於首乃
武德時朝發之自漢
唐帝與之武以來中
盟約為昆國詔書符
弟死而泥節國王傳
孰代之既以相授人
立遣使詣喜歌舞工
闕不敢當紡績王姓
可汗號帝尉遲氏名
遣鴻臚卿屋密本臣

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九月如慶善宮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凡大宴會與破陳樂偕奏於庭

冬十一月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劉善因持節冊立泥孰莫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泥孰遣使入謝

突厥至是遣使入獻

多彌

本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牂牛河土多黃金至是遣使朝貢於唐

契苾

鐵勒屬部也在焉耆西北多覽葛之南酋長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

乃白蘭羌

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

及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號大俟利發至是帥部東歸唐詔處之甘凉閒以其地為榆漢州推何力左領軍將軍何力仕唐多戰功忠節臣也

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鬬善作兵俗與党項同至是與契苾數十萬內屬

癸巳

貞觀七年

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

吐谷渾

侵唐蘭州為州兵所破

鄭公魏徵

初封鉅鹿縣男進爵郡公至是又進封鄭國公至十七年再見

西突厥

唐既立奚利邲咄陸可汗族人步真欲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步真

武昌公戴

薛延陀

突厥頡利既滅塞[illegible]空荒薛延陀真珠可汗率部衆稍東[illegible]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illegible]三

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帝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者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逄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

胄

進封四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忠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高宗時位尚書僕射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

譙公周範

勢窮亦內附

沙陀

西突厥別部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是歲突厥別部酋彌射率處月等入朝其留者突厥咄陸可

千里而[illegible]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是歲遣使入朝

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黄道儀至是奏之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帝曰吾為官擇人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帝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

以左屯衛大將軍卒謚敬

清苑男劉洎　初為蕭銑黄門侍郎南畧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歸唐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汗以射匱特勒胡越之子賀魯統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其後又號沙陀突厥云

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頴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頴達數直諫帝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帝令試之綸使造傀儡帝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至是報給事中封縣男至十九年再見

甲午

貞觀八年

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營大明宮　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帝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永興公虞世南

封永興縣子八年進封縣公至十二年再見

突厥

頡利卒於京師贈歸義王諡荒詔國人葬之　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初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

吐蕃

在吐谷渾西南直京師西八千里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未嘗通中國國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強勝兵數十萬

吐谷渾

可汗伏允老耄大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掠又執唐使者趙德楷帝遣使曉諭十反伏允終無悛心帝乃遣將軍段志玄等為行軍總管將還兵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帝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帝大悅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耶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帝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帝聞之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毋內

西突厥

咄陸可汗死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國中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

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部畏服至是遣使入貢

及契苾党項之衆來擊大破吐谷渾追奔八百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識又侵涼州唐大舉來討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

不役一人不收斗粟宫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帝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優容非曩時之豁如帝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禄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荅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帝善之

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為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

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並為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來擊

乙未

貞觀九年

春正月分民貲為九等

夏五月太上皇崩　羣臣請帝準遺詔視事帝不許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寛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

膠東公道彥

降封十年初為相州都督從岷州以父喪解服除復拜岷州都督至是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從李靖伐吐谷渾擅掠党項牛羊

武陽公李大亮

封武陽縣男九年以征吐谷渾功進爵為公至十八年再見

吐谷渾

任城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

新羅

唐遣使冊王女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

于闐

遣子入侍

疏勒

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

及高祖升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
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
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
為始祖帝從之
冬十月葬太武皇帝於獻陵　初詔
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秘書監虞世
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
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
之累故不為耳陛下聖德度越唐
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
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
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
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
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
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
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帝乃

為諸羌遮
擊大敗滅
死謫戍邊
久之召為
嬀州都督
卒贈禮部
尚書　道
彥幼孝謹
父淮安王
神通初避
吏於鄠被
疾山谷間
累旬食盡
道彥羸服
丐人間或
採野食以

後必悔之
李靖從之
中分其軍
為兩道靖
與薛萬均
李大亮由
北道君集
與道宗由
南道靖等
敗吐谷渾
於牛心堆
又敗諸赤
水源君集
道宗引兵
行無人之
境二千餘

多沙磧少
壤土俗尚
詭詐人皆
文身碧瞳
王姓裴氏
自號阿摩
支居伽師
城勝兵二
千人是歲
遣使入獻
名馬

蔥嶺
俗號極疑
山環國境
人勁悍貌

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宗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顔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及遣父喪荷土就墳躬蒔松栢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帝加嗟歎敕侍中王珪臨諭云

廣寧公道

里盛夏降霜人戲冰馬嗽雪及伏允馬海與戰大破伏允獲名王薛萬均萬徽又敗天柱王於赤海李大亮又敗之於蜀渾山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窮其西境

言如于闐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是歲遣使入朝開元中唐平怱嶺置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處月

閭初遣使入貢處月處蜜皆西突厥之別部

興

降封十年為交州都督卒於官

伏允在突也倫川將奔于闐左領軍契苾何力自選精騎追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伏允脱身走妻子見執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大寧王順伏

允之嫡子也質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其弟為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率千餘騎逃磧中衆散步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

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帝慮順未能服其衆命李大亮將兵鎮撫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為下所殺立順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帝詔侯君

丙申

貞觀十年

春正月帝始親聽政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帝以為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公主典屯兵

二月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以溫彥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為特進知門

荊王元景 封趙王十七年徙封荊揔荊州都督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吳王恪 徙封蜀王九年又徙封吳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漢王元昌 封魯王十七年徙封漢揔梁州都督至十

魏王泰 徙封越王九年又徙封魏揔相州都督不之官帝以

集說經紀之

突厥 阿史那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畧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

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蠧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

七年再見

徐王元禮　所封鄭王十六年徙封徐授徐州都督至高宗咸亨二年再見

韓王元嘉　徙封徐王十六年又徙封韓授潞州都督至中宗嗣

泰好文學特命以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名學士至十七年再見

齊王祐　徙封燕王九年又徙封齊授齊州都督明年始歸國至十二年再見

十年未嘗有所賦斂故酋領咸愛之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乃將餘衆走保西陲頡利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引兵襲之取其地幾

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妄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詔玄齡使復其位

聖五年再見

彭王元則

封荊王十六年徙封彭授遂州都督至高宗永徽三年再見

鄭王元懿

封滕王十六年徙封鄭授鄭州刺史至高

蜀王愔

封梁王六年徙王蜀授益州都督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蔣王惲

封郯王六年徙王蔣授安州都督至高宗上元元年再見

率有衆十餘萬自稱谷布可汗乃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乃擊薛延陀於磧北會西突厥咥利失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遂多逃歸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眞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

宗咸亨四年再見

霍王元軌　徙封吳王十二年又徙封霍授絳州刺史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虢王元鳳　封豳王十四年徙封虢授虢州

越王貞　封漢王六年徙王越授揚州都督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紀王慎　封申王六年徙王紀明年再見

薛延陀繼擊社爾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降唐蓋至是而東突厥之支黨盡亡矣後數年帝始立思摩於河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焉

臣周見之矣上泣為毀觀

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

刺史

道王元慶　徙封陳王十二年又徙封道授豫州刺史至高宗麟德元年再見

燕王靈夔　封魏王六年徙封燕至十四年再見

朱俱波　漢子合國也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勝兵二千人遣使入貢

甘棠　在大海南崑崙人也遣使入貢

吐谷渾　諾曷鉢遣

火有長每人甲兵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二月而更

使如京師請頒歷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丁酉

貞觀十一年

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強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

鄧王元裕封鄶王七年徙封鄧至高宗麟德二年再

趙公長孫無忌進封齊國公十二年授趙州刺史徙國趙

虞公溫彥博進封八年卒贈特進謚恭子振挺根歷太

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定律令　房玄齡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廕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廕而止應配流據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天下稱賴焉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享又定

舒王元名　封譙王七年徙封舒至中宗嗣聖七年再見

江王元祥　封許王七年徙封江至高宗永隆元年再見

江夏王道

至高宗顯慶四年再見

梁公房玄齡　更封魏國公九年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至二十二年再見

衛公李靖　進封代國

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

彥博善辭令帝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覩既掌機務謝絕賓客進見必陳政事利

枷杻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帝常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求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帝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二月豫作山陵終制　帝以漢世預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宗　進封任城王十六年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河間王孝恭　封趙郡王十九年改王河間授

公八年徙封衛授濮州刺史至二十三年再見

申公高士廉　初封義興郡公進封許國公至是授申州刺史徙國申至二十一年再見

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許之少間以究其壽

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帝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帝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

觀州刺史至十四年再見

陳公侯君集

進封潞國公十二年授陳州刺史徙國陳至十七年再見

鄂公尉遲敬德

封吳國公十二年授

以師道自居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議封禪禮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五月虞公温彥博卒
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詔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

宣州刺史徙國鄂至高宗顯慶三年再見

英公李勣

封曹國公十八年改封英授蘄州刺史至十五年再見

褒公段志玄

有大故無得黜免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與漢
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
忘故也近世歷年少者皆無恩於
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户口不及
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
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
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
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外事萬歲
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
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
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
失之後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
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
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封樊國公十二年授金州刺史改國袁至十六年再見

盧公程知節

封宿國公十七年授普州刺史改封盧至高宗顯慶元年再見

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遺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令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帝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

夔公劉弘基

初封任國公貞觀初李孝常謀反坐與交除名為民歲餘起為易州刺史復封爵至是授朗州刺史改國夔至十九年再見

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又曰令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鄖公張亮

進封鄖國公十二年授澧州刺史改國鄖至二十年再見

夷公李子和

進封郟國公二十年又徙封夷授婺州刺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過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慈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冬

十月獵洛陽苑　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

史至高宗顯慶初卒

譚公丘和封十六年卒贈金州總管諡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為知名至十四年再見

息公張長

戊戌	
貞觀十二年	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恪數出畋獵 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 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 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 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帝大怒 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 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 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為諸皇子 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 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 以為然 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 彠女年十四帝聞其美召入後宮
齊王祐	
永興公虞	遜 徙封十九 年卒　長 遜歷遂夔 二州總管 政以惠稱
西突厥	
波斯	

春正月頒氏族志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帝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襃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帝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

徙封三年自齊州入朝以疾留京師至十五年再見

世南

進封五年以弘文館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懿陪葬昭陵子昶　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

咥利失可汗失衆心為大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乃與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

大月氏別裔也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西南皆瀕海西北拂林也人數十萬地夷漫知耕種畜牧隋末服屬西突厥至是國王伊嗣侯遣使

風動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帝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帝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帝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帝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帝曰其事可得聞歟對

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

地至是西朝貢於唐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毘咄陸可汗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毘咄陸以東屬咥利失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

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僕射

冬十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中抗烈論議持正帝每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愛卒後帝每思之嘗為詩一篇述古今興亡既而歎

薛延陀

真珠可汗既立二子分主南北部唐以薛延陀強盛恐後難制乃拜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吐蕃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初吐蕃之入朝也帝遣使者馮德遐撫慰贊普棄宗弄讚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齎幣求昏帝未之許使者還妄言吐谷渾離間之弄讚遂發

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帝命侯君集

等為行軍總管將兵擊吐蕃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昏帝許之

馬耆

處月處蜜與高昌共攻拔馬耆五城掠男女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己亥

貞觀十三年

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

滕王元嬰

以皇弟始封實封千戶授金州刺史至中宗嗣聖元年再見

趙王福

以皇子始封出後隱太子至高宗咸亨元年再見

永寧公王珪

進封八年卒贈吏部尚書諡懿子敬直封南城縣男　珪少孤貧人或餽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贈其家性不苟

突厥

阿史那思摩封懷化郡王十年帝立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令渡河還舊部俾世作屏藩突厥咸悍薛延陀不

吐谷渾

王諾曷鉢入朝以宗女為弘化公主妻之遣淮陽王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

高昌

王麴文泰自唐開磧路以通馬

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
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　上
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
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
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
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
其瘢痍上流涕撫之上又嘗謂敬
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
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
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
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
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

寮臨官務肯出塞帝者文泰不
舉綱維去乃遣使賜悅時侵掠
其不可者薛延陀璽及邊尋又
至僕妾亦書言中國與西突厥
不見喜慍尚義不滅通凡西域
奉寡嫂家人國令遣朝貢道高
事咨而後突厥度河昌者咸見
行教撫孤還其故土壅掠伊吾
姪雖其子爲薛延陀既內屬文
不過也宗受冊在前泰與西突
族賈之每突厥受冊厥共擊之
周卹之　在後當以帝下書切

薛公史忠

先後爲大責徵其大
小各守疆臣議事文
阿史那忠　土毋或踰泰不遣中
者懷德郡　分其有故國人在突

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内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没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乎上

王蘇尼失子也資清理以功推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至是立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以忠為左賢王出相思摩及出塞

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乃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帝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泣下言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築

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亦不奉詔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帝怒欲發兵擊文泰會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為鄉導帝乃遣侯君集及薛萬均等將兵來擊

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強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

夏四月如九成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　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衛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

懷慕中國壇於河上
見使者必而立之賜
涕泣請入之鼓纛又
侍詔許之詔以阿史
封薛國公那忠為左
擢右驍衛賢王阿史
大將軍宿那泥孰為
衛四十八右賢王以
年無纖隙相之　突
人比之金厥自頡利
日磾卒贈亡後凡十
鎮軍大將年至是復
軍謚貞國

薛延陀

真珠可汗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帝璽書至戒其毋相侵掠乃頓首奉詔又上言願發所部兵為鄉導以擊高昌帝遣唐儉等

西突厥

咥利失可

上深奬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
瞻仰録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帝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使帥其種落還舊部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思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太史令傅奕卒　傅奕精究術數之

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

賜以繒帛與謀進取

庚子

貞觀十四年

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魯王靈夔

潞公薛萬

西突厥

帝遣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自龜茲鄯善等國皆附焉咄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皆附焉以伊列水為境

流鬼

春正月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有差

二月詣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

徙封燕王五年又徙封魯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河間王孝恭

徙封四年卒諡元子崇義襲爵降封譙國公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始隋

均

封永安郡公二十三年以副侯君集平高昌功進封國公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

天水公丘行恭

先是高昌王麴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突厥乃遣弟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文泰聲援及侯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遂以城降唐詔以其地

去京師萬五千里南鄰靺鞨三面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島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粟似莠而小無蔬蓏他穀勝兵萬人上世未嘗通中國至是

學者習之
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
州　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
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
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
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
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
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
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
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帝
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
府去年計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
八縣千五百一十至是又平高昌
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
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

亡盜賊偏諱國公和為庭州　國王遣使
天下皆帝之子也有
高昌
貢於唐唐
身自討定勇善騎射　以使者佘
謀臣驍帥隋大業末王麴文泰志為騎都
並隸麾下聚衆保郿闕唐兵臨尉
無特將專城人多依磧口憂懼
勲者惟孝之羣盜不發疾卒子
恭獨有方敢窺境後智盛立侯
面功以自原州奴賊君集鼓行
見云性奢圍扶風行而進拔田
豪後房歌恭手斬其城前鋒夜
舞伎百餘帥率其衆趨都城高
然寬恕退迎謁秦王昌逆戰而
讓無矜伐於渭北拜敗智盛遣
色帝用是光祿大夫君集青曰
親重之宗累從戰伐得罪於天

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以劉仁軌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帝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帝乃擢仁軌為櫟陽丞帝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頗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帝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室莫比也

淮陽王道明嗣封十九年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史　道明六世孫漢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

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凡爭葬所生母廢為民至是以從侯君集平高昌功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

子若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東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急攻之智盛窮蹙乃降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

時戊寅歷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令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貶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帝怒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帝納其言

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敬宗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以婞訐黜文宗立召為史館修撰以直書宰相李吉甫事為其子德

二州刺史致仕卒贈荊州都督謚襄子神勳見酷吏傳

金城公姜

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長道縣公謩之子也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

戶八千有奇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君集勒石紀功而旋俘智盛君臣獻京師行飲至禮徙高昌豪傑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詿網羅願録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屈法而德彌顯矣帝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帝遽釋之

裕所惡後德裕輔政再加貶逐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

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帝置屯營飛騎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進高昌平封金城郡公至十九

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畢公阿史那社爾

自貞觀十年來降授左驍衛大將軍尚衡陽長公主典衛屯兵

焉耆

初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王突騎支喜引兵佐唐及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帝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帝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

至是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爾以未奉詔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帝美其廉賜高昌寶刀及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

年再見

高昌破突騎支詰軍門謁見君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焉突騎支遣使入謝

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畢國公至高宗永徽六年再見

辛丑

貞觀十五年

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如洛陽宮

夏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

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帝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寺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序

齊王祐

徙封六年自十二年入朝留京師至是始還州至十七年再見

英公李勣

徙封五年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薛延陀以功封一子為縣公至十九年再見

武安公薛萬徹

突厥

俟利苾可汗李思摩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故突厥

薛延陀

真珠可汗聞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

禄命曰禄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禄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

進封十二年以副總管破薛延陀功封一子為縣侯至二十二年再見

爭利之薛延陀來侵思摩不能槊帥衆入長城保朔州告急於唐帝遣李勣等將兵救却之

西突厥

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帝乃遣使立為可汗

摩告急於唐詔遣李勣等分道來擊大破大度設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勣還軍定襄真珠可汗乃遣使

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五月有星孛於太微詔罷封禪從褚遂良之請也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大德

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強大西域諸國多附之咄陸使石國吐屯擊葉護葉護遂為所殺

吐蕃

王贊普弄贊遣相祿

謝罪獻馬請昏帝不許

天竺

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幅隕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

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没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没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帝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冬十一月以李勣為兵部尚書　并州長史李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勣等將兵討破

東贊請昏於唐帝以宗女文成公主嫁之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次柏親迎見道宗執壻禮甚恭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自以其先未有昏帝

百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世有其國不篡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贊之聘於殺生飲酒
唐也帝嘉信盟誓傳
其善應對禁呪能致
欲以琅邪龍起雲雨
公主外孫隋煬帝時
段氏妻之通西域諸
辭曰臣國國獨天竺
中有婦父不至為恨
毋所聘不武德中國
可棄也且大亂王尸
贊書未得羅逸多勒
竭公主陪兵討四天
臣何敢先竺四天竺
娶帝益賢肯臣之會
之然欲撫唐浮圖玄
以厚恩竟奘至其國

不從其志卒妻之拜右衛大將軍

吐谷渾

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刼國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知之輕騎奔鄯善城大臣威信王

為言帝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至是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使者持節慰撫

百濟

王扶餘璋卒遣使告喪於唐帝

以兵迎之時賜甚厚
果毅都尉遣使冊命
席君買帥嗣子義慈
精騎襲擊爲王義慈
宣王破之事覲孝與
斬其兄弟兄弟友時
三人帝遣號東海曾
戶部尚書子
唐儉等慰
撫之

何國

康國枝庶
分王九姓
之一也是
歲遣使入

壬寅

貞觀十六年

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帝從之帝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帝遽遣

郢公宇文士及

進封二十二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謚纖

西突厥

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強大拘留唐使者至於士及嘗為

中天竺

貢

唐使持節撫王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入侵伊州國半皆曰滿州刺史安西都護無有戎言政尚寬簡郭孝恪將中國為摩人皆宜之輕騎擊敗訶震旦乃擢右衛大咄陸咄陸出迎膜拜將軍帝延以處月處密詔書戴

秦歸第
徙死罪者實西州
括浮民附籍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
制　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
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
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
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令戶奴擊
之幾斃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
為司空
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
有疾帝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
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

入閣語或實兵圍天之項復遣
至夜分出山又為孝使者隨入
過休沐往恪所敗孝朝唐使來
往馳召士恪乘勝進報大臣郊
及益自謹拔處月俟迎傾都邑
雖妻問不斥之城降縱觀道上
對帝嘗玩處實而歸焚香尸羅
禁中樹愛咄陸西擊逸多率羣
之士及從康居道過臣東面受
傳譽不已米國襲破詔書復獻
帝斥其佞之虜獲甚大珠撥金
後以雅售多不分與菩提樹
別封一子羣下部將
新城縣公泥孰啜奪
士及撫幼取之咄陸
弟孤兒子殺之衆皆

罽賓
遣使入貢

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帝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帝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帝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帝曰知公疾病可卧護

以友睦稱好周邮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

襄公段志玄

徙封六年以鎮國大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諡壯肅

憤怨況執啜部將胡祿屋襲咄陸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歲失畢諸部遣使詣闕請廢咄陸更立可汗帝遣使冊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射匱既立悉

烏茶

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山谷相屬稻歲熟人柔詐國無刑殺是歲國王達摩遣使入獻龍腦香璽書優荅

之徵乃受詔　房玄齡高士廉遇
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
何營繕德素奏之帝怒讓玄齡等
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
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
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
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助
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
責亦何罪而謝也帝甚愧之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
敗之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
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
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
若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
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
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

志玄資禮遣咄陸
質俟岸少所留唐使
無賴數犯者帥所部
法隋大業擊咄陸於
末從父客白水胡城
太原以粟咄陸敗之
果為秦王因招其故
所識嘗從部落皆曰
討世充深使我千人
入馬跌為戰死一人
賊禽兩騎獨存亦不
夾持其醫汝從咄陸
將度洛志自知不為
玄忽騰而衆所附乃
上二人者奔吐火羅
俱墮於是

俱蜜
在吐火羅
東北南臨
黑河國王
突厥延陀
種也是歲
遣使入朝

史
康國枝庶
分王昭武
九姓之一
也國有城
五百隋大
業中國君

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是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西突厥咄陸可汗為其下所逐遣使立射匱可汗

冬十月鄂公宇文士及卒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帝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莫北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契苾部落皆

奪其馬馳歸尾騎散百不敢近疾時帝臨視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忠玄頓首辭請與母弟乃拜忠感左衛郎將

江陵子岑文本

初河間王

薛延陀

真珠可汗復遣使于唐獻馬牛羊橐駝固請昏帝乃許之

高麗

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

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彊盛至是國君沙瑟畢獻方物

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帝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帝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高麗職貢不絶為賊臣所弒朕甚哀之但因喪乗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

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　高

孝恭平荆州署文本別駕貞觀初除秘書郎尋擢中書舍人時顔師古為侍郎詔誥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遇之師古罷帝遂以文本為侍郎專典機

之勒兵盡殺諸臣因馳入宮中手殺王建武立王弟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帝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帝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十二月獵於驪山

詔議反逆緣坐律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凡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

要封江陵縣子至十九年再見

反若族夷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駮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帝從之

癸卯

貞觀十七年

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帝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賜給羽葆鼓吹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自制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

齊王祐

徙封八年反於齊州賜死貶為庶人葬以國公禮國除

順陽王泰

徙封魏王八年以謀

鄭公魏徵

進封十一年卒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陪葬昭陵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　徵狀貌不逾

薛延陀

真珠可汗使姪突利設如唐納幣詔可汗親迎帝將幸靈州會禮真珠大喜欲行大臣多諫阻不聽帝發

矣

以張亮為洛州都督

圖功臣於凌煙閣　帝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宏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齊州都督齊王祐反伏誅　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恐并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帝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賣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鷹犬劾其左右數十人帝遣使按

泰嫡貶東萊郡王幽之北苑未幾改為順陽王徙居均州之勛鄉至二十一年再見

晉王治

封十三年立為皇太子後即大位是為高宗

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違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帝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也卒後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猶尊蔣以任賢去邪勿以愛憎用舍為

使三道來受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廄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帝責以聘禮不備下詔絕昏由是諸部怨叛薛延陀遂衰

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賜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帝簡祐家文疏得記室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與羣小褻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帝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又私幸太常樂童帝

漢王元昌

徙封八年附太子承乾來朝京師宿東宮多有醜語事敗帝弗忍誅欲免其死羣臣固爭乃賜死國除

言

陳公侯君集

徙封七年初君集破高昌還坐罪下獄岑文本論救得釋君集自以有功下吏意怏怏不平會張亮出督洛州君集說之欲與同反亮密

高麗

帝聞高麗王建武為下所殺遣使弔祭詔冊拜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蓋蘇文與百濟連兵攻新羅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來讓

怒殺之太子於宫中構室立像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踰者數月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帝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

奏之帝不發待之如初尋與太子謀反事覺被收帝猶念其有功欲生之羣臣不可乃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君集蹉跌至此然嘗事陛下於藩邸擊

且使止勿攻使者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奘諭帝旨蓋蘇文不奉詔

新羅

女王善德為高麗百濟所攻遣使乞師於唐

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帝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帝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魏王泰小字青雀）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帝流涕曰吾不能也帝獨留長

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守祭祀帝乃原其妻子徙嶺南

平原公劉蘭成

青州北海人性陰狡隋末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

百濟

王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黨項城以絕新羅貢道新羅告急帝遣使齎詔書諭解

拂菻

古大秦也

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帝所欲帝曰我立晉王無忌謹奉詔帝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帝悅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

安王神通安撫山東蘭成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成上書陳方畧以為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徙為夏州長史以拒突厥功封平原郡公檢

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役小國數十重石為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門皆飾異寶以瑟

以楊師道為吏部尚書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勣為詹事瑀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黄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帝命

授代州都督至是謀反伏誅

武都公權萬紀

萬紀悻直廉約不阿貴近在朝頗掉磬自肆衆情懍懍至是為齊王祐長史被殺祐平詔贈萬

毯為殿柱水精琉璃為枕香木梁黄金為地象牙閣有貴臣十二共治國家貲億萬者為上官國多幻人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

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諳東宮與太子遊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帝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

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諡敢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襄陽公章文振

初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謹直為帝所任用為齊王祐典軍數切

車渠瑪瑙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黄三歲而赤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傍名鬼市

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帝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寛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六月己卯朔日食

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

高士廉罷仍同三品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薛延陀來納幣詔絶其昏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願且遣延枚曳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矣帝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薛延陀

諫不納至是祐反文振被殺祐平詔贈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

南陽公杜行敏

為齊府兵曹以執齊王祐功拜巴州刺史封郡公

是歲國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於唐詔答賚後大食稍彊遣大將軍來伐拂菻約和遂臣屬焉

多以羊馬為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絶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為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帝不聽

遣使册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　帝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

襄陽公杜荷萊國公如晦次子也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郡公為太子承乾所親暱預其反謀坐誅

平棘公紇

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也帝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帝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帝語告之承乾表聞帝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踣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

干承基以告太子謀反功拜祐川府折衝都尉平棘縣公

南城男王敬直永寧公珪之子也初封縣男坐交太子承乾徙嶺表

褚遂良者帝愈不悦乃罷叔玉尚主而賂所撰碑

帝嘗

房玄齡等上高祖與帝實録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八月以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李大亮為工部尚書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

還帝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議諫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宴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勣曰閒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帝曰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西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

君輕行違衆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帝皆不聽

徙太子承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

甲辰

貞觀十八年

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

帝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帝嘗謂

襄城公契苾何力娶臨洮縣主

興

初封營國既苦薛延陀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李思摩畏於西突厥公後坐事陀之逼又之臣屈利俟利苾可汗突騎支制爵貞觀不能撫御嗳為其弟六年為左部衆部落娶馬耆王歌衛將軍多內徙帝女由是朝討陝州反虜之勝夏貢多闕安猿又為赤二州思摩西都護郭水道行軍總因入朝孝恪請討

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帝皆納之　帝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文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説猶恐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帝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後軍期以勲減死後為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至是帝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願留宿衛帝以為右武衛將軍

薛延陀

可汗遣使詣唐請率師助伐高麗實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曰我方東征爾可汗能寇邊者可即來真珠畏阻復遣

之詔孝恪帥兵出銀山道以來擊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降唐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將士浮水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卿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

武陽公李大亮

進封十年為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帝幸洛大亮副房玄齡居守卒謚懿　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

使謝固請助軍帝嘉咨之

高麗

唐相里玄獎還朝言蓋蘇文違詔狀帝怒欲來討蓋蘇文遣使貢白金帝卻之下使者於獄下詔親征

而度比眺登城執國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留粟婆準攝國事而還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粟婆準以勁騎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西突厥處那啜使其

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
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
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
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
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
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
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
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
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
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
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郭孝恪擊馬耆執其王突騎支　帝
謂太子曰馬耆王不求賢輔不用
忠謀自取滅亡繫首萬里人以此
思懼則懼可知矣
高麗遣使入貢却之　蓋蘇文貢白

義廷爭是
非無回抗
至妻子未
始見脩容
位通顯居
随狄甚所
賜奴婢悉
縱遣之曰
若皆衣冠
子女何忍
錄為隸乎
葬宗族無
後者三十
餘柩齊以
張弼嘗脫
其死及貴

新羅
詔新羅王
善德率兵
會代高麗

吐屯攝馬
耆使告於
唐帝怒責
之吐屯懼
返其國馬
耆立栗婆
準從父兄
薛婆阿那
支為王仍
附於處那
啜孝恪俘
突騎支及
其妻子詣
洛陽牧宥
之至高宗
時歸國

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帝從之謂其使者曰昔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讐更為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十一月帝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帝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帝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帝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

求之不能得時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悲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乞悉以其官爵授之帝為擢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

火辭彌與波斯接是歲與摩羅遊使者偕入朝

摩羅遊

遣使入朝

來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帝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帥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降胡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昔隋煬帝殘暴高麗王仁愛故不能成功今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以逸敵勞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

故太子承乾卒

突厥俟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之不伐也

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恚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帝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洽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帝以為右武衛將軍

乙巳

貞觀十九年

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病卒召至

夔公劉弘基
徙封九年

清苑男劉洎
封十三年

薛延陀
高麗蓋蘇文使靺鞨說真珠可

搦前存慰付州縣瘵之士卒咸悅

封比干墓　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灑掃帝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竒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詔皇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等輔之

發定州

夏四月諸軍至玄菟新城　李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遼東副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

從帝征高為侍中帝汗欲與連麗為前軍征高麗輔和真珠壽大總管戰太子監國畏帝不敢駐驛山有帝還以讒動吾以病功加封戶見殺子弘卒初真珠至千一百紫顧慶中薛以其庶卒贈開府請𨷖訴寃子曳莽為儀同三司高宗將為突利失可并州都督申理以給汗居東方諡襄子仁事中樂彥紘離𤗐嫡實龍封　璋之言而子拔灼為弘基病給止武后文肆葉護可諸子奴婢明初詔復汗居西方各十五人官爵　統薛延陀田五頃謂

扶陽男韋　白道之役所親曰使　曳莽實為

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帝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卒帝召許敬宗代之

李勣拔蓋牟城　勣拔蓋牟城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帝曰汝為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稟賜而遣之以其城為蓋州

五月張亮拔卑沙城　張亮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

賢罔不稱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

邢公王君愕

初從王君廓歸款高祖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

挺

初為隱太子左衛率坐事流越嶲未幾召還貞觀初王珪數薦之累遷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至是帝征高麗挺以太常卿主餽運運米六百餘艘

之誅國人多怨及是會葬曳莽恐拔灼圖己亟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以帝方在遼即引兵侵河南帝之出征也先使將軍執失思力

管王大度先登五月拔之獲男女八千口

帝渡遼拔遼東城　李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絶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既合戰唐兵不利道宗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帝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勣攻城已十二日矣

衛將軍至是從帝征高麗戰駐蹕山陣殁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子善及襲爵

郕公姜確

封金城郡公六年從帝征高麗至蓋牟城中流矢卒

至盧思臺惻淺塞不能進坐不先行視漕渠械送洛陽廢為民仍使白衣從軍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將復用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遺所覩意怨望贈象州刺

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為之備至是大破多彌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侵夏州執江夏王道宗等發諸州兵以備之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帝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以其城為遼州

進軍白巖城六月降之

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帝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帝將受之李勣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將士

贈左衛大史歲餘卒將軍鄭國公謚襄子簡嗣　確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帝頼其彊濟云

安德公楊

高麗

帝親征高麗凡拔玄菟等十城徙戶口七萬斬首四萬餘級進攻安市城不克引兵還拜高麗降將高延壽鴻臚卿高惠眞司農卿延壽既降以憂

之心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士贖此一城勣乃退帝受其降以為巖州何力瘡重帝自為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

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

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褥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帝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我戰

師道

封二十六年自中書令罷為吏部尚書從帝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貶太常卿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懿子豫之

師道善草隸工詩

死獨患其

王長安

百濟

王義慈聞帝親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於唐

新羅

女王善德使兵五萬

下東也卿甞觀之彼必出下東戍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竒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帝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帝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帝不應命李勣

性周謹自拜侍中豫朝政親遇隆渥未嘗語禁省事在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然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稱

皖城公張儉

高祖從外

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

契丹

發兵會擊高麗帝軍還過營州盡召酋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綵以窟哥為左武衛將軍大酋辱紇主曲據率衆歸

等大戰破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刻石紀功馬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秋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

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帝之克白巖也謂李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帝從之勣遂攻安市不下帝怒勣請克

甥也祖威隋世封皖城郡公父植封連城縣公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尋檢校代州都督俱有能績遷營州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尋復職至是從帝

唐以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奚

自貞觀三年始朝唐至是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

靺鞨

帝代高麗

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帝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

征高麗以戰功封皖城郡公至高宗永徽元年再見

江陵子岑文本

封四年為中書令從帝征高麗行至幽州卒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憲　文

靺鞨北部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

吐蕃

贊普弄贊使相祿東贊上書於

會守城傳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
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帝
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
不能克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
士馬難久留糧食將盡敕班師先
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
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帝
嘉其固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還
師渡遼暴風雨士卒霑濕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
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
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
駐驆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
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
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

本父之象
仕隋為郎
郎令坐訟
不得申文
本年十四
詣司隸理
寃辨對哀
暢無所詘
東屬目命
作遼華賦
文成合臺
嗟賞遂得
直性沈敏
有姿儀善
文辭多所
貫綜既貫

唐獻黃金
鵝以賀高
麗之捷

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
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祭戰亡士卒　帝至營
州詔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命
有司具太牢帝自作文以祭之臨
哭盡哀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帝
聞太子奉迎將至乃從飛騎三千
人馳入臨榆關道逢太子帝之發
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
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
流汗勿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
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安集幽州將以賞軍帝愍其父子
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
布贖為民懽呼之聲三日不息

常以興孤
生居處卑
室無裀褥
惇帝事母
以孝顧撫
弟姪篤恩
義生平故
人雖羈賤
必鈞禮口
未嘗言家
事既任職
久賚錫豐
饒皆令弟
文昭主之
文昭任校
書郎多交

十一月易州司馬陳元璹以罪免
元璹使民於地窖蓄火種蔬而進之帝惡其諂免元璹官

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殺侍中劉洎　初帝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帝以其妄發怪之及帝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帝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帝以為然詔賜自盡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勞請復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

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暫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無此弟是無老母矣因泣下嗚咽帝愍其意而止惟

之

呂文昭讓敕亦卒無過

丙午

貞觀二十年

春正月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帝令褚遂良類狀見以聞帝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帝還京師　帝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帝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

陳王忠

以皇太子長子始封至高宗永徽三年再

鄖公張亮

徙封十年從帝征高麗返坐有異謀被殺籍其家

西突厥

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帝許之命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

回紇

酋長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獻款於唐帝納之

薛延陀

來虛取平壤之言帝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殺刑部尚書張亮　人告亮有反謀帝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匠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帝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帝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郤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帝詔靈州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

夏州都督喬師望與執失思力等來擊薛延陀大敗多彌可汗輕騎遁去帝詔江夏王道宗復將兵分道來擊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之據其地餘衆西走共立真

拔野古　同羅　僕骨　渾　斛薛　契苾　多濫葛　阿跌

以為不若使之監國揆對百僚明習庶政帝然之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逆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户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帝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帝不聽貶商州刺史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

殊可汗凡子咄摩支奉表於唐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以上十一詔遣使安集之敕勒九姓首長聞之皆恐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勣圖之帝自請靈州招撫勣至鬱

奚結

思結

姓酋長俱朝帝於浮陽帝大喜賜宴頒賚遣使貢璽書報之

高麗

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請唐

有四海而承懽膝下永不可得此
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
日更爲懽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

幸房玄齡第　玄齡嘗以微譴歸第
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
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
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
當退之以禮帝然之因幸芙蓉園
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來與且至
有頃帝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督軍山咄謝罪獻美
摩支出降女金即蘇
部落猶持文也帝以
兩端勅縱師還之後
兵追擊前金益驕恣
後斬五千[illegible]辭號誕
餘級虜男[illegible]使者倨
女三萬餘[illegible]屢違詔
人咄摩支攻新羅詔
至京師拜勿受其朝
右武衛大貢復議討
將軍江夏之
王道宗兵識匿
既度磧薛
延陀阿波東南直京
達官衆數師九千里

萬拒戰道有大谷五
宗擊破之酋長自為
遣使招諭治號五識
敕勒諸部匿是歲與
其酋長皆似沒役槃
請願內屬二國使者
乞置官吏朝於唐
帝割其地
為州縣

那揭
天竺屬國
也遣使者
貢方物於
唐

似沒
北接石國
土俗與康
國同

役槃
亦與康鄰
出良馬

俱蘭

與吐火羅接是歲國王忽提婆遣使者獻書於唐

悉立

當吐蕃西南至是入朝

章求拔

本西羌種與東天竺接是歲國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貢

丁未

貞觀二十一年

春正月申公高士廉卒

以敕勒諸部為州縣　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

以牛進達李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大半乏食今若使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閒千里蕭

濮王泰

改封順陽王五年進王濮至高宗永徽三年再見

曹王明

以皇子始封至高宗永隆元年再見

申公高士廉

徙封十一年為尚書僕射進太傅卒於家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文獻子履行襲爵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

突厥

車鼻可汗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鼻不敢當乃率衆往歸之延

骨利幹

亦鐵勒分部也處瀚海北去京師最遠晝長夜短日入後烹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至是歲入貢於唐唐以為玄闕州

都播

條則人心自離鴆緑以北可不戰
而取矣帝從之遣斗進逵李勣水
陸並進以討之
夏四月作翠微宮　初帝得風疾苦
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
為翠微宮
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以李素立
為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皐蘭
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
共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酒一杯
餘悉還之　帝問侍臣曰自古帝
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
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
頌功德帝曰不然朕所以及此者
止有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
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

謫敏於占阤欲謀殺亦鐵勒諸
對進止詳車鼻車鼻部也其地
華凡有猷知之逃去北瀕小海
納縉紳皆延陀遣騎西堅昆南
屬目奏議數千來追回紇分三
未嘗不焚車鼻與戰部皆自統
槀家人無大破之乃制之俗無
見者初為建牙於金歲時結草
益州長史山之北自為廬無畜
蜀人畏鬼稱乙注車牧不知稼
而惡疾雖鼻可汗突穡土多百
父母病皆厥餘衆稍合草掇其
委去望舍稍來歸數根以飯捕
投餌哺之年閒勝兵魚鳥獸食
昆弟不相三萬時出之至是用
假財士廉撫延陀人骨利幹入

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
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
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
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
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
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
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
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
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如翠微宮　冀州進士張昌齡
獻翠微宮頌帝愛其文命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
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帝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
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
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爲設條教畜及延陀朝亦以使
辨告督勵取東鼻勢通中國
風俗翕然益張至是
爲變又引道子沙鉢
諸生講授雅特勒獻帝復遣牛
經其學校方物於唐進達等討
復興修汶且請入朝高麗國王
水故渠廝帝遣使徵藏乃使子
引旁出以車鼻車鼻任武入朝
廣溉道人不至謝罪
以富饒入

高麗

爲史部尚

回紇

書雅員裁回紇諸部
鑿又詳氏皆入朝請
諸所署用置官吏詔
人地無不以回紇部

龜茲

初郭孝恪
之伐馬耆
也龜茲發
兵與之影

李勣破南蘇城　勣軍既渡遼歷南蘇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勣破其兵焚羅郭而還

以李緯為洛州刺史　初帝以李緯為户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帝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洛州刺史

秋七月作玉華宫

牛進達拔石城

八月詔停封禪　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

發江南工人造大船　欲復征高麗故也

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徙順陽王泰為濮王

當者

為瀚海府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拔野古

唐以拔野古為幽陵府拜俟利發屈利失為右武衛大將軍府都督

僕骨

拔自是不貢於唐王蘇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帝怒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率安西都護郭孝恪發鐵勒十三州及突厥吐蕃吐谷渾兵來討

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

唐以僕骨為金微府拜酋長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府都督

同羅

唐以同羅為龜林府拜酋長時健啜為左領軍大將軍府都督

泥婆羅

直吐蕃之西土多赤銅器皆用其居板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通推步歷術初臣吐蕃貞觀中帝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經泥

多濫葛

唐以多濫葛為漐然府酋長多濫葛末為右衛大將軍府都督葛末死以多濫葛塞副繼為都督

思結

唐以思結為盧山府

婆羅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深沵池廣數十丈水常[illegible]沸共傳旱潦未嘗耗濫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至是遣使入貢

摩揭陀

即授酋長為都督

中天竺屬國也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供大人米是歲始遣使入貢

渾

唐以渾地為皋蘭州號拜酋長阿貪支為右領軍衛大將軍州刺史

健達

西域小國也是歲國王獻佛土

斛薛

唐以斛薛菜為高闕州即授酋長

為刺史

奚結

唐以奚結為雞鹿州即授酋長為刺史

阿跌

唐以阿跌為雞田州即授酋長為刺史

契苾

唐以契苾

為榆溪州即授酋長為刺史

白霫

唐以白霫為寘顏州即授酋長為刺史

思結別部

唐以思結為蹛林州即授酋長為刺史

戊申

貞觀二十二年

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帝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當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

梁公房玄齡

徙封十二年卒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文昭陪葬昭陵高宗立詔配享太宗廟廷長子遺直襲爵

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

西突厥

初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等五姓之衆咄陸既奔吐火羅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

高麗

唐遣薛萬徹裴行方由海道來伐部將古神感大破高麗兵萬徹渡鴨綠水次泊灼城破其援兵而還

新羅

女王金善德卒詔以

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初羣臣或請集帝文章帝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中書令馬周卒

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遣薛萬徹伐高麗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結骨俟利發入朝　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帝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為儉約

驕侈席勢陵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然次子遺愛竟以謀逆誅遺直亦以弟貽銅陵尉玄齡停配享

宋公蕭瑀

撒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内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帝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賜遣之尋以為泥

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真德遣其子文王及其弟春秋入朝帝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内出冬服賜之

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兹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甚禮重之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坐有伏闕訴寃者仁師不奏也

三月故隋后蕭氏卒 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四月遣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降之

高祖初入闕即封國公至貞觀二十年貶商州奪爵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贈司空荊州都督

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銳

瑀愛經術善屬文嘗以劉孝

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討西突厥之未服者明年置瑤池都督府以賀魯為都督

回紇

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因襲殺吐迷度將

龜兹

焉耆王來奔唐阿史那社爾遣兵擊斬之進屯磧口龜兹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都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

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
五月遣右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
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宋公蕭瑀卒
殺華州刺史李君羡　太白屢晝見
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
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
下帝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羡小
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
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羡謀不
軌帝遂誅之帝嘗密問太史令李
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
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
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
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帝曰疑
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

摽瓣命論奔東鼻然撥換城為
說悖不經然副都護社爾所擒
乃著論非元禮臣誘那利收合
之以為人執殺之以餘燼潛引
稟天地而聞帝恐回西突厥之
生謂之命龜茲部落離衆襲殺孝
至吉凶禍散遣兵部恪驍衛將
福則繫諸尚書崔敦軍曹繼叔
人令一於禮來安撫等擊那利
命非先王之贈吐迷獲之社爾
所以教人度左衛大破其大城
者通儒是將軍以其五遣使諭
之　子婆閏為降七百餘
瀚海都督城立王弟
葉護為王
西域震駭

武安公薛結骨

人不能遣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帝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帝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

古堅昆國社爾勒石也直回紇紀功而還

萬徹

進封十九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伐高麗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衆行方奏其怨望除名徙邊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其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衆數十萬勝兵八萬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始隷薛延陀自古未通中國至是聞鐵勒諸部皆入

焉耆

王阿那支奔龜茲為唐將阿史那社爾所擊被殺詔立阿那支從父弟先那準為王

中天竺

唐遣王玄策至中天

武連公李

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帝自臨視之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九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獠反　初帝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

君羨

封二十六年以訞忌被殺武后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陽翟公郭孝恪

封二十九年以崑丘

臣其俟利發失缽屈阿棧身入朝帝勞享之屈阿棧願除一官執笏而歸帝以結骨為堅昆府拜屈阿棧左屯衛大將軍堅昆府都督隸燕然都護

白霫

竺會王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大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檄名鄰國兵吐蕃泥婆羅皆遣兵赴之玄策帥之進戰三日大破之擒阿

武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殷富宜使造舟帝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是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敕價踊貴劍外騷然

十一月奚契丹內屬

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閏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道副大總管討龜茲為龜茲相那利所殺子侍詔亦歿帝以孝恪致敗奪其官高宗即位追還官爵

高唐公馬

周

周少孫家貪嗜學善

居以白霫為居延州

契丹

別部酋辱紇主曲據先已率衆內附詔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不戰其大酋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府以窟哥為都督賜氏

羅那順於是天竺大霫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餉軍迎沒路國亦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玄策俘阿羅那順獻闕下

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溥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讓之乃棄去客遊長安以中郎將常何爲拜監察御史累官至中書令周病消渴連年帝幸舜微宫

李封無極縣男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

奚

蔄長可度者率所部內附詔以奚地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

求勝地為晉賜氏李
搆第躬為封樓煩縣
調藥使太公
子明疾周
疾甚取所
上章奏悉
焚之卒贈
幽州都督
高宗即位
追贈高唐
縣公子戴
咸亨中為
司列少常
伯與裴行
儉分掌選
事言吏部

者搆裴馬
馬

己酉

貞觀二十三年

春正月遣驍衛郎將擊突厥車鼻可汗

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如翠微宮

五月以李勣為疊州都督　帝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勣為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公李靖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

衛公李靖

徙封十三年為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景武子德謇嗣　史臣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

大安公閻立德

封大安縣男二十三年帝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縣公至高宗永徽五年再見

突厥

唐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既入境諸部落相繼降　拔悉蜜吐屯肥羅察內附

吐蕃

先是帝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天竺所鈔贊普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獻俘京師高宗立擢弄贊為駙馬

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帝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帝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帝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

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

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盖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閫門稱疾畏遠權通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

詔置新黎州

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爲昭陵

于闐

王伏闍信闍阿史那社爾破龜茲大懼使子獻橐駝三百行軍長史薛萬備因至于闐陳唐威德勸王入見天子伏闍信乃隨

六月太子即位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避之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文皇帝於昭陵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帝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像列於北司馬門内

史臣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

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說禨祥皆不足信也

萬備入朝會帝崩詔入謁梓宮以伏闍信為右衛大將軍留數月乃還伏闍信請以子弟宿衛

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

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

後世君子莫不嘆息於斯焉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